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鮎埼亭集

(一)

全祖望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亭埭鮎

全氏世譜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于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尙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尙。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翽。如緝。如靖。如棹。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琳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援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史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侍御史來鄞。其卒也。葬于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

追封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元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于余魯公天錫之家。因訪外氏于谿上。嘗飲食焉。旣而卽位。推恩並賜官爵。而桓谿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之。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尙縣主。而爲樹雙闕于硯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之世。則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按。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實。禮生宗顯。宗顯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君。明五府君生已一府君。已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旻。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于城中。之湖上。上距遷桓谿之世。爲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郎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山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句東之人。遠在天末。尙煩

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童叟。萬山荒僻。人跡罕至。欲避地焉。時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空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沙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嘆曰。謝臯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中。最精考索。重修全氏世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公爲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于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亞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卽能略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嘆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二十四云。先生文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錢唐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命述先生世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谿集。萬斯大倣之。述黃氏世譜。以冠南雷集。今亦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天之棄明如嗇夫。重以彼昏速淪喪。蝦蟆勅自結綺來。蝗蝻獄自同文上。三案紛如六宮淫放。賊不討。君誰葬。耆老翩翩盡拂衣。但聞南斗亦北向。戾園讞。由佞相。晉陽甲。由悍將。烈皇恭王旁午來。妖人百輩從天降。時有自稱莊烈帝者。亦有自稱福恭王者。皆絕怪事。相傳福世子。舊是黎邱鬼。所誑勿勿冒龍種。負乘應無狀。吾當救此一方。豈可姑容釀板蕩。天兵飛渡江。蔣山王氣黯惆悵。青蓋來板磯。孝陵淚逐江流漲。吳頭楚尾盈甲帳。賢王受降閱軍仗。

七閩來志鄭芝龍之降也

赧王禽。唐始紹。無諸都。冀自保。莫陋茲蛇鄉。揚越河山尙不小。王頗諳文詞。登極三篇出手草。朝之右。多故老。大布冠衣志矯矯。其如幹略則已小。天教魁枋在盜臣。莫化鷗鴟爲鳳鳥。蒲黃遺種別有傳。生來不道忠貞好。有兵長嬉。有餉浪飽。首鼠幾徘徊。重關之備一夜掃。王旅旣來臨。棄君入窮島。九龍五指雙迢迢。死耶生耶誰復曉。事見明唐王始末。爾亦自崩離。大小賜姓分飛杏。鄭宏達有子稱小賜姓。亦隨成功逃去。天子薄降蠻。羈縻來京枉潦倒。事見世祖實錄。七閩地。如振槁。共看扶桑日出早。言采清人茶。薦之九廟馨祖考。

再平魯志張名振之走也

鯉魚飛。識在魯。斷吳山。畫越浦。六家軍。鳴戍鼓。謂孫、熊、錢、沈、于、鄭六家。士各爲其主。斯志亦良苦。奈與閩。自齟齬。輔車乖。竟何補。王益孱。困不武。馬阮伏戎。莫敢膏斧。方王養疽。莫能禦侮。六月潮枯馬無阻。列營星散如避虎。此丙戌事。乘桴往。無寸土。三年飄泊得翁洲。此己丑以後事。重憑黑子安軍伍。

汲臣驕藐樓櫓。謂天險聊安處。但內訌忘外堵。忽然反風兼迷霧。螺頭門外聞招撫。震霆臨壓其戶。急揚帆落棠輿。田空撫撫。乃知皇眷殷。蛟人蜚兒皆歸我天府。浙之東永篤祐。

檄緬人志孫李之交攻以自亡也

西充殪長蛇。巴蜀見天日。如何剩遺。尙存逆孽。曰明固未亡。從之求渝祓。桂世子在西粵。雖處流離。頗叶雲物。瞿何章堵。盡瘁扶累。嘔湘澧雖亡。滇竹未失。自受降。反增疾。未收銅馬功。先流青犢血。秦兄晉弟力。則埒曠林之戈。分隊出。誰順誰逆。紛衡決。坐看二鼠鬪一穴。牂江洱海竝愁絕。大兵乘之。各瓦解。以裂。歷劫火同澌滅。三宣六慰競來歸。投命緬人希苟活。天所廢。疇能脫。明亡一十有七年。四王之起亦飄忽。景炎祥興所未及。到頭莫與新命爭。祇合黼黻臣周室。

三孽除志諸逆之殪也

溯甲申之役。明有塞上臣。國難旣震。家禍復因。稽首我先皇。感之爲酸辛。七日倚牆。雖非其人。以扶大義。豈惜袍澤勤。功成來歸。帶礪策勳。賜券禮視宗王親。有兒尙主侍期門。倘非木石諒感恩。何期天狼終不馴。負心賣故主。思踞滇海長子孫。時三桂用其固山楊坤之策。以興緬甸之役。詳見南天筆記。猶以蒙段爲未足。智登衡嶽窺漢津。蠢茲二裨王。從之偕猖獗。更有叛將起三秦。碧雞一旦遭妖氛。南天如沸重紛紜。天吏不嗜殺。醢彭攢布非樂聞。置逆雛。猶望爾更新。乃怙終。無赦在鬼神。天兵動地至。祝融爲犒乘。韋殷賊致死。紫蓋飛沙褫其魂。始日蹙。負隅守餘屯。如蛇倒退縮不申。老雄死。豎子安辭頭足分。保寧解網。革心歸命及苗民。事見聖祖御集。二裨王久矣輔敗無完脣。五華山宮祝萬壽。蒟醬百甕貢至尊。

逆吳之難。耿精忠附之。蒙古察哈爾國應之。已而平涼王輔臣應之。臺灣應之。于是尙之信亦應之。甚至安南莫氏亦應之。他如河北帥蔡祿輩亦謀應之。吳氏最費翦除。而耿鄭之合。大有騷動。王輔臣亦梟雄。非聖朝之得天。一時不能底定也。

六句克志殲布爾尼也

太宗西討日。青吉思部幾無遺。卽插魯。頗憐其允。尙以貴主嗣藩維。位冠四十九貝勒。屬國誰與齊。天驕十年。蒙古四十九貝勒勸進。以察哈太子爲之長。又不祿。再續絕世寵爵之。斯恩斯德寧有涯。豈期一傳驕不自持。謂阿布奈。詔書錮之北。更立汝兒。時安置盛京以布爾尼襲。將以待改行。帶礪固不移。乃踵逆思奮飛。中原有亂臣。不過英布與陳豨。孰克長世。孰克乘時。汝乃不擇音。烏合相因依。召之不至。畔免遼西。嗟汝亡則餘。妄思抗天威。孤恩背德。上帝不宥神不綏。皇皇禁旅。如虎如熊。六句飲至告清夷。渠魁就殄。脅從罔治。猶聞以禮葬林丹。泉下感且唏。

長鯨歸志入臺也

東寧在南海。邃古所未通。及明爲盜窟。澎湖如挂弓。鄭人此發跡。得稱絕嶠雄。晚節竟塗地。有子稟不從。遙遙奉天祐。進取志則濃。一敗始改計。覓地圖養鋒。輕兵掩荷蘭。樵牧及雞籠。自謂欲待時。不學虬髯翁。此郎雅難制。未肯尸居終。填海雖不遂。餘部仍洶洶。適乘逆藩難。凱收漁人功。動猶託故國。思以惑羣蒙。天子大一統。荒服何不容。得民豈加庶。得賦豈加充。所惡附名義。窺伺我提封。璽書下制府。刻日搗賊叢。七鯤身則險。八槳船自工。閒使時出沒。吹散彼沙蟲。沙蟲駭以散。長鯨計斯窮。天威廣無外。海潮送長風。

自去延平爵來朝未央宮。澶漫數千里。疆索昭大同。

畫雅庫志討俄羅斯也

貌雅庫極朔漠。層冰千尺。經三伏。鼯鼠千斤。穿絕谷。虎狼姿。兼以火器恣狂毒。四十年來未臣服。彼索倫。我之屬。歲貢貂。稱恭肅。乃遭吞噬。一何酷。哲后嫌佳兵。累書戒迷復。充耳若不聞。始出輕兵到樺屋。敵援自水來。乘筏沿流速。五百搨刀飛入江。滾牌所至指可掬。不降且燎原。編營秉杆各一束。賊乃鼠竄。輸其城郭。大帽凱歸不遺鏃。賊尙狡戀殘局。幾林之屯更迭前。倔強安得保種族。自今朝黼座船廠。聲靈遠赫濯。

初。俄羅斯以順治十七年入貢。不知正朔。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其國最精火器。地大兵多。稱極北地。去斗極祇二十度耳。自古所未通。及築城于索倫之境。奪其貢貂。索倫告急。詔書累諭之。俄羅斯不奉命。康熙二十四年。始征之。大將林興珠。別領藤牌兵五百。敗其援兵于江中。俄羅斯未識藤牌。驚曰。此大帽軍也。興珠乘勝登陸。欲焚其城。俄羅斯棄城走。師還。僅以病故損五人。稱奇捷。然次年俄羅斯復築城。詔黑龍江以北屯兵更番前逼之。二十七年。復出師。而別遣使臣張鵬翮等諭之。俄羅斯奉命。歸我侵地及城。始畫雅庫而守之。嗣是遣使入朝矣。三十七年。厄魯特反。從之乞援。俄羅斯拒之。遂永爲不叛之臣。

瀚海清志敗厄魯特也

皇威正遠暢。一會忽自迷。稱兵瀚海外。虔劉我屬夷。沙陀故穴。兼復附黃衣。按厄魯特居金山。自言古沙陀之地。沙陀、唐之西突厥。本居靈鹽徼外。李氏父子。始遷雲代之閒。而其故部仍居西陲。遂志所云。阿保機破降吐谷

薄蕲項沙陀諸部。是也。蓋今厄魯特之帳所在矣。用計亦頗狡。將以挑六師。謂當更番至。使我奔命疲。或得閒。逞其私。聖人投袂起。此行誅窮奇。誰謂瀚海遠。平行枕席路。不幟飛龍所經過。百神護旌麾。漫天穹廬下。黃人捧日隨。賊出不意。膽碎而飛。欲確鬪。先狂馳。諸將分道截。雖令突去。將安歸。乞援望已絕。乞降事已遲。部曲競前冒。逆天戚自貽。蒙面竟仰藥。投骨和死灰。沿邊各來賀。爭道聖人與天齊。勤三駕。綏七族。七族。謂喀爾喀部落也。初喀爾喀雖作賓。而未純臣禮。蓋故察哈之屬也。至是將爲厄魯特所滅。乃來歸。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一幸克魯倫。是冬。再幸鄂爾多斯。明年。三幸狼居胥山。而西方定。不然絕域父老安得望須眉。中有老胡公。其人善滑稽。彈箏侑大酺。以手指而嘻。感歎神武誰能幾。所謂大丈夫。豈不當如斯。語見聖祖北征勅諭。

恢喇藏志綏黃教也

三危于我如內臣。雖宗黃教。曾從開國知聖人。

事見聖祖御集。

滇黔不逞。力能式遏靖狂氛。

事見西陲紀略。

年來効命。赤手誅妖髡。

謂第巴。

賊乃乘彼髦。結爲昏姻。一朝掩襲殘其民。眈眈土伯特。欲恣鯨吞。先

皇存亡國。

西顧而顰。打箭鑪前誓六軍。長驅驚擊無邊巡。誰言瘴雲黑。一朝化喬雲。洋洋三藏前。茅後勁

如有神。

左屠右翦。且勦且撫。聲雷殷。招招之像。重見唐時廟貌新。招招、華言如來也。大軍至土伯特界上。見

唐公主嫁突厥所奉招招像尚存。

嗣皇善繼志。使者下紫宸。築廬舍。相度勤。流泉夕陽生陽春。永爲蕃衛。膜拜

報恩。事在雍正七年。

澆河靖志西寧之勝也

固始種居卑禾密邇甘涼番羌部落森星羅漢之金城唐湟中自古爲國藩屏多有明置四衛亦復不與
甌脫科天朝沛殊澤兄弟八王竝義將以縻狼子洮漓湟強成恬波俾之食德還飲和皇恩浩蕩賊乃
乘間集么麼揚氛祁連山投鞭浩亶河阿干塞下驟馬過西王母神喚奈何天子命虎臣出塞奮瑯戈麾
兵入賊巢毫母乞命如蟲螺凱旋數馘後舞前歌五花氈好被明駝事見世宗平定青海碑

疆有苗志八萬古州之捷也

有苗後最回互各稱洞主莫肯內附其人如獐其毒如霧莫輕小醜頗能跋扈岑楊奢安迭出爲明蠹及
將亡託國賦中露大朝幾百年荒服恩四布禮樂所沾濡洗心識王路彼蠻兒乃內妒謂堯民美無度不
須蒙騫及相如甘心自拔首輸賦突有黎平種軒然獨負固縣官勅大戎驅我熊羆翦狐兔神兵焚鬼方
宿莽咸驚怖方知漢大天所祚送降幡陳計簿獐獍狴狴司徒分北登名數剗巖疆成坦步

三后聖德詩一十二篇

敬讀實錄諸書欲爲雅頌之音形容盛美而才力闕下不足盡之乃于饒部之外取其大事之目一十有
二曰三后聖德詩下里之辭姑發其端以俟能者推廣之

不殺志仁也 九章

上帝好生有時當厄粵若明之衰喪亂尤亟橫從羣盜并爲二賊二賊尤無賴荼毒遍中原殺人以食殺
人以眠茫茫九有莫洗此冤上帝潛然謂子遺可念乃命聖人翦此僭濫手持天漿以消凶餒聖人潛然
恭承明命是余之罪方州在阱謂無血刃指揮以定七萃所臨窺窬崩剝至仁無戰坐消百惡樽桑東升

機槍夜落。枯楊自生。野禾自稼。蜀中事。草木訢訢。向榮觀化。乃告上帝。燔柴肆赦。在昔定天下。所嗜歸不殺。苟其違之。莫立莫達。上帝監觀。豈徒事撻伐。於維我先皇。允矣大慈佛。所不能救。而克援之。遂持威斗。惠我嘉師。豈勵及身。種之世世。文子文孫。守茲勿替。君子親賢。小人樂利。古來受命之主。未有如世祖之仁慈者。故臣下多疑。以爲佛之後身。宜其拱手而取中原也。聖祖克肖。嘗曰。朕生平未嘗妄殺一人。大哉斯言。乃祈天永命之本與。

愍亡志厚德也 八章

古今興廢。何代蔑有。天之所棄。善者莫守。成敗論人。雷同百口。明有烈帝。手鋤凶人。勵精明作。薄視漢唐。曰未醇。薄海望治。胡竟不振。上帝之眷。方臨東土。大廈將危。綱繆莫補。內奸外寇。乃崩裂以仆。至竟臨難。猶復堂堂。國君死社稷。于古蔚有光。貞臣十九。攀髯旁皇。聖人曰噫。茲家遘陽九。于志則賁。于義不疚。莫爲表之。何以示厥後。爰加誅謚。慰其瞑魂。爰降奎墨。碑其寢園。爰褒忠節。廟祀國門。南渡荒王。雖遭天絕。亦有賢督相。報國無闕。廩其耄親。大義烈烈。底須辨亡。定論嵯峨。誰稱廢陵。天子所呵。遺民感泣。沒世不磨。明思宗碑文。出自世祖御製。力言其非亡國之君。又爲葬熹宗張皇后。並致祭焉。旣賜甲申諸忠廟祀。各給田七十畝于其家。又賜史閣部之母宅廩。以終其身。皆培養元氣之盛舉也。嘗有稱故明廢陵者。聖祖斥曰。彼身爲天子。誰其廢之。

平賦志除厲政也 六章

昔明增遼餉。驟至八百萬。未裕邊防。反成寇患。暫累吾民。豈知滋蔓。暫累吾民一年。明季練餉詔中語也。

乃有眞天子應期而生。十三戎甲所向無堅城。曰朕知天意。將以甦疲氓。章皇入關授之元輔。首收圖籍。祛茲疾苦。惟正有舊章。以告太府。謂范相國文程也。事見本傳。民惟邦本。斯王政之先。所以受命。夫豈偶然。本支百世。何必更卜年。東南重征。相承累代。史賈以來。繭絲爲害。烈烈憲皇。蠲除清汰。世世有仁君。以覆我窮黎。三江五湖。草木盡酣嬉。前史食貨志。似此者希。

馭奄志斷也 七章

曰廠曰衛。明政之慝。廠蝕膏肓。衛爲之翼。宮隣金虎。逞其大逆。烈帝甫臨朝。退黜一空。俄不自持。死灰復融。竟以致敗。論世有餘恫。天子東來。大反罷政。妖鳥之巢。掃除必淨。廓然宮府。一體無競。流落十常侍。尙有餘梟。累降不恥。曰故司禮曹。謂曹化淳由賊營來。希圖得閒。列于新朝。汝幸免誅夷。尙不自媿。更譎諭訛。其又奚爲。并彼衛人。遊魂共棄。謂駱養性初用爲津撫。未幾罷斥。如聞滇王。尙寵王坤。不覆車之戒。而故轍之循。固宜燭火。不克自存。至今奄寺。薄充灑掃。雖有巷伯。亦安枯槁。殿陛雍雍。親宦官之日少。世祖卹王承恩。聖祖亦稱慈有芳。則又不以人廢也。

大度志有容也 八章

伯夷采薇。定不可臣。商容長往。式閭空勤。成周之世。遐哉逸民。黃綺出山。終有慙德。良黨入朝。斯遭論劾。乃知冥鴻。大半避弋。亦有謝生。死于燕山。亦有戴生。死于長干。興王之勢。抗之則難。新朝大定。搜羅耆宿。良馬素絲。徧于空谷。謂宜翩然。風雲是逐。何期石隱。自外陽春。題詩義熙。紀歷咸淳。長哦老婦。或被吏嗔。天子莞爾。其無強起。士各有志。諒難羈縻。朕有外臣。亦朕所喜。土室李生。風裁何峻。翹弓不出。屬車下問。

少微護之罔遭悔吝。千仞德輝在疊之上。不有大度。誰成天曠。上堯下由。千古相望。開國之初。遺臣盡敗。事。其不出者亦不強。聖祖再召陝布衣李顯。不至。及西巡。特賜存問。其餘不能盡舉也。

孝治志孺慕也 八章

大孝惟舜。達孝惟武。誰其參之。曰我聖祖。瞻懷至德。不分今古。溯厥嗣統。時問年尙少。雖曰守文事。亦同締造。神器克艱。敬承有道。克肖于天。天眷始深。先皇所未竟。彌高且壬。以此慰聖善。聖善愜心。慈雲瞳瞳。孺慕融融。一日三朝。定省兩宮。萊衣之舞。乃在九重。四方玉食。問膳已甘。之時巡所得。驛進必兼之。曰加殮矣。斯樂且湛矣。泫然念臣僚。亦懷毛裏。胡驅馳疆場。而墨衰非禮。其令解官。廣孝之紀。乃開明堂。嚴父配天。萬國懽心。薦之豆籩。陋彼石臺。書何足傳。太歲在元枊。甲子重遭。曰有懷先皇。朕心鬱陶。吁嗟孺慕。萬古爲昭。康熙六十年。臣下請行慶典。諭曰。是皇考賓天之歲也。其無慶。前此以四川提臣何傳之請。特許武臣終喪。

卻貢志不貴異物也 七章

惟帝之初載。西帥獻珍禽。雕籠熠然。貯以南金。請縣彤墀。用表媚茲心。珍禽能言。兼之殊色。以寫閒情。未傷盛德。宮門聚觀。曰百鳥之特。聖質不好弄。得之自天。底須師保。加以防閑。皇皇明旨。一何凜然。諮爾虎臣。巖疆所倚。毘職在繕軍。以消烽燧。朕不貴異物。莫酌爾意。百僚在列。聞之驚愕。鸞集于廷。鳳巢于閣。共卜太平。萬物其育。漢文返馬。史傳令名。晉武焚裘。世曰矯情。何如吾皇。得之妙齡。是後諸臣工。莫敢進奉。國有常司。地有常貢。六十餘年。不啓淫壑。事在康熙二年。其後大西洋國亦曾貢異鳥。諭曰。屬夷遠來。拒之則拂。

其意。其置之山林。非尙之也。事見御集。于此見上之整躬柔遠。並行不悖。

觀天志神算也 八章

哲后聰明。得之天授。洞幽察微。靡所不究。乃至奧學。一空前後。周髀宣夜。自古紛然。周公不作。商高失傳。遂令歷象。仍世謬愆。上國乏材。求之海外。蠓鏡僑夷。自稱津逮。高坐靈臺。五官下拜。間有學者。思綜中西。所見則是。其力莫幾。三歷同異。孰窺藩籬。哲后曰吁。朕足了之。周商之學。西人竊勦之。假而不返。莫探討之。古今鍾律聲韻之學。宿儒多所未通。聖祖皆有獨得。而歷其尤也。爰持璣衡。籌算春容。測圓割圓。以次折衷。二十八宿。捫于朕胸。則有布衣。召對宣室。所見與天同。奏其著述。益喜不孤。重黎歎絕。布衣之老。誰受遺書。有孫茫然。哲后爲吁。朕其授汝。卽侍石渠。謂今吏部侍郎極數成也。數成未諳其祖文鼎之學。聖祖召入南書房。一授之。

尊經志聖學也 九章

昔漢諸宗。石渠觥觥。博士在列。各有師承。猶參緯候。擇焉未精。唐之貞觀。始作正義。孔賈尸之。釋文陸氏。或嫌專長。多所芟蕪。天水新學。出于荆舒。牽以字說。附會有餘。以致楊陳。抨剝紛如。降而大全。采摭荒隘。尊經不善。適以滋害。聖學興衰。上關運會。聖皇在御。奎婁降祥。祖濂禰洛。宗朱社張。六經心得。豈徒表揚。乃簡侍臣。大披甲部。蒼萃菁華。爬梳錯互。雖主宋儒。所戒在固。墨守旣除。諸家便便。有所未決。質之帝前。析疑糾繆。其言粹然。書成齋沐。虔告北辰。以示南車。正學所遵。郅書放之。燕說焚之。皇皇四編。兼車莫竟。其芒則寒。其色斯正。但留三禮。以需嗣聖。聖祖推崇朱子至矣。而論經間有不同者。世宗亦然。

視河志土功也 七章

誼辟愛斯民。首諮溝洫。河防在望。時蒿其目。支祈雖繫。疏淪恐未足。由宋以來。水道一變。合淮于黃。漕卒之便。所關在太倉。以粒我畿甸。載稽明史。曰宋曰潘。大小清河。實賴以安。其誰嗣之。春流秋汛。念狂瀾。帝累南狩。豈以事遊豫。四瀆混三條。職思其懼。朕將荒度。纂禹之緒。昔我有臣輔于茲。宣勞三犀。未泯祀以中牢。乃相度高下。庶遏狂滔。河臣瞿瞿。凜遵天語。隄斯隄斯。不濫不淤。帝頻臨之。二十餘年。慶安處沮洳。父老感誦神功。豈若漢武帝負薪歌匆匆。遂探禹穴。以觀浙東。河臣。張鵬翮也。皆稟聖訓。得以有功。詳見世宗所作聖德神功碑。

久道志純也 八章

三百有一帝。享國誰久長。所虞歷年。或以耄荒。始終一德。曰惟仁皇。謂六十年來。憂勤如一日。體元已久。便安莫卽。聞之尙書。所其無逸。謂始勤終替。功或一簣虧。鴻業所繫。燕游可危。菁華易竭。莫過時而萎。謂兢業依然。不知老將至。前途之計。後世之寄。耿耿此心。明命是謔。謂易遯六爻。罔及大君。乃知乘龍者。焦勞沒身。遺世息肩。古所未聞。三章皆組御製七詢之語。此章則本之遺詔。仰瞻橋山。遺弓在望。聖謨洋洋。讀之增愴。懸知精爽。于昭陟降。

綜覈志勅法也 八章

昭代鴻業。三葉加隆。章皇定之。仁皇充之。豐亨豫大。天下攸同。萌芽之生。每于極盛。敦裕之餘。漸亦爲病。道在更弦。因時立政。張而不弛。莫克久持。弛而不張。馴至陵遲。一張一弛。文武之歸。泰陵曰都。整我天憲。

虺潛蠹伏。朕所畢見。謂姑容之。且成魚爛。監于前王。亦豈有偏。以殷之肅。濟周之寬。水火互乘。補救其間。欺妄除矣。奸宄愆矣。門戶苞苴。漸以去矣。秦陵曰俞。宜加雨露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之所董。福卽隨之。民亦有言。吾今始知。政之未協。得易之震。亦旣澄清。有孚勿問。聖人陶陶。援琴解慍。

息兵志平戎也 九章

昔我先朝。興滅繼絕。閒有翦除。仍容餘孽。是以噶會尙全。其姪定謂革心。來享來王。豈期易世。又復鴟張。擾我番藏。窺我甘涼。帝乃徂征。用安邊鄙。豈曰佳兵。事非得已。四十九臺。防秋所倚。歸化之捷。已褫胡魂。桓桓額附。爲我虎臣。方需後命。次于北門。諸將連章。請犁胡寨。冒頓可梟。曩霄可械。勞師一紀。芟除不害。帝心忽動。胡亦吾民。大舉且盡。殊非同仁。欲乘其蹙。示之自新。前者奉天。以討逆命。今者樂天。以宥反正。朕無成心。其又奚病。事見今上所作秦陵聖德神功碑西酋乞附。遂靖狼煙。陽關蕩蕩。玉門平平。胡馬不嘶。飽蜀而眠。明年元正。胡使來賀。舞干泱泱。泥首謝過。慙媿犬羊。未知天大。

置恪志典禮也 六章

三統之禮。發自遺經。以存三微。其義最精。況復前代系譜所敬。承聖祖晚歲。燕居咄咄。云明未置後。大典有闕。安得象賢。朕心嘉悅。惟十有三陵。昌平在望。彼宗支十萬。夷于里巷。亳社之靈。誰爲主鬯。憲皇體此。亟頒命圭。咨爾禮臣。選定宗枝。璽書寵錫。故國之輝。國有五等。皆由勳閥。禮所不臣。孰與侯埒。徵文徵獻。尙無滅沒。肅肅振鷺。貞白乃襟。侯其敬哉。嘉命是欽。以報天子。以慰祖考心。

科爾沁國諸王歸命篇 以下蕃部樂詞